

隐匿的边界  
中越边境瑶族跨国互动与边境社会问题  
杨菁华 (YANG Jinghua) \*

在中越边境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边界线上共有十三个民族跨境而居,即(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分计算)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汉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仡佬族、京族、回族、布朗族<sup>1</sup>。瑶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跨境民族之一。中国学界内对瑶族进行研究的起步较早,国际化程度也较高,广西民族大学专门开设了瑶族研究中心。其中,对于中越边境的跨国瑶族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张有隽先生及范宏贵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张有隽先生不仅结合史料对瑶族迁徙海外的时间和路线进行了梳理,还对广西境内的瑶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范宏贵先生所著的《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一书中的“东南亚研究部分”论述了泰国、老挝、越南瑶族问题,瑶族自云南、贵州迁入越南的问题以及中老、中越跨国民族问题。学术界内的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从宏观角度对瑶族这一族群进行研究,而未能将瑶族群体的“流动性”置于全球化的新时期背景下进行考量。

本人此次研究的主要田野点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谅山省交界的爱店镇堪爱村的三个瑶族村屯。笔者分别于2012年5月,2013年2月及2014年4月三次前往田野点进行实地调查。2012年5月笔者随研究生导师带领本科班同学赴位于中越边境的三个瑶族村屯调研期间惊讶地发现当地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跨境婚姻家庭。当地村屯中的男性多与越南瑶族女性结合组建家庭,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引发了笔者对于当地瑶族群众生活的关注。瑶族在历史上就是不断迁徙、游走在华南各个崇山峻岭之中的族群,他们恰恰符合斯科特笔下“逃离统治的人群”特点。经过世代迁徙而活动在中越边境的这一支过山瑶因为其拥有共同的传统风习及历史记忆使得它们形成了强烈的族群认同,这样的认同感是无法被人为的政治边界所消解的。因此,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国、越南)形成之后,日益明晰化的边界划分及不断繁琐化的出入境手续并没有限制被分割在两个国家的瑶族群众之间的互动。他们通过山中便道往来于两国之间,边境地区的集市、节庆;共同的宗教活动;互帮互助的经济活动以及相互通婚都为双方族群认同的持续巩固提供了空间和支持。在资本与贸易全球化的当下,往返于两国之间的“流动生活”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他们不再是隐居于深山之内的“避世山人”,而在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族群内部这样的互动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游走于两国的“边境”地域的群体给双方政府的边境治理及人口管理都带来了挑战。山间便道在给边民互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亦为商品走私留下空隙。另外,由于嫁入中国边境的越南瑶族妇女大多缺少身份证明,因而在她们与当地男性结合后基本都没有到政府办理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这样的“隐婚”不仅让这些女性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也使得她们的后代成为无法被纳入中国户籍体系中的“黑户”。如是,在当地原本就处于相对弱势的这一部分瑶族群众陷入了“贫困—跨境通婚—后代无法接受正规教育—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边缘化程度不断加深。

笔者虽然对中越两地的瑶族村屯都进行了实地调研,但因为经费、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对越南瑶族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仍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 南京大学、博士在读、社会人类学。

<sup>1</sup> 参见:李崇:《越南边境民族政策对我国云南中越交界地区跨界民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